

本报记者骆飞

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毕节市，脱贫后迅速“摁下”实施乡村振兴“快进键”，持续推行“四个不摘”“分类分级”等系列举措，既加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又同步做好乡村振兴衔接，紧紧围绕汇聚人才、夯实产业、数字治理等，多元赋能基层发展，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，为乡村振兴添活力。

人才赋能：配强基层“领头雁”

近期，贵州省黔西市林泉镇海子村正在有序推进村支两委换届选举工作。新选举产生的村支书杨帆今年31岁，却是村党支部年龄最大的成员，其余几乎都是二十四五岁。年轻的他们正在为海子村发展带来不一样的活力。

“这几年，村支两委都积极吸纳年轻人，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。”杨帆说，做好乡村振兴要实现从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，对村干部要求越来越高，必须配强。

懂电脑、善学习、思路活……在海子村的一次产业谋划会上，年轻的干部们熟练地用多媒体设备呈现工作方案，丰富的图文案例，让在场的村民耳目一新。

林泉镇党委书记张浪说，当前全镇以村支两委换届选举为契机，积极吸纳退役军人、致富带头人、大学生等加入，推进村干部“迭代出新”，配强基层“领头雁”，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。

毕节积极推进“雁归工程”，鼓励返乡创业。今年36岁的张凌曾是大方县猫场镇箐口村走出去的大学生，这几年返乡带领乡亲们深耕“甜蜜事业”，种植猕猴桃、养蜂等。如今箐口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2000多元增长到1.2万元。“脱贫后的乡村，为返乡创业人员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。”张凌说。

记者获悉，目前全市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全面完成，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较换届前降低了5.4岁，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的党组织书记占92.62%，实现了年龄学历“一降一升”目标。

产业赋能：夯实发展“新业态”

织金县桂果镇果底村猕猴桃基地里，村民正在修剪枝叶，去老留新，为来年猕猴桃增产做准备。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来，村支书罗义还担任果底村合作社理事长。

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要将村里零散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聚合起来，抱团发展。”罗义说，与私人办合作社相比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限度将产业效益留给村民。

果底村合作社累计栽种猕猴桃220多亩，还辐射带动不少村民。罗义说，村合作社今年共销售猕猴桃20吨，收益20多万元，按比例给群众分红后，村集体积累了6万元资金，不再是“空壳村”。

在气候高寒的威宁县，当地以党支部领办村合作社为抓手，大力发展高山冷凉蔬菜。五里岗棒木社区蔬菜基地是社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，共计种植400余亩蔬菜，第一季产值20余万元，吸纳近2000人务工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，让党员干部全程参与管理，进行产销对接，实现了“支部有作为、党员起作用、群众得实惠”。

记者了解到，毕节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、支书任理事长旨在提升基层党员干部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，同时强化用经济纽带，有效地把党组织和群众拧成一股绳，夯实了党在农村的基础。

目前毕节党支部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入社农户74.4万户300.6万人，整合各类资金和资源资产折价共计49.8亿元入股，2020年实现产业发展总收入18.6亿元。

数字赋能：构筑治理“新局面”

地处乌江上游、背靠悬崖绝壁的黔西市化屋村，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，信息化技术不断加持，正在朝着振兴发展的方向迈进。走进化屋村，村口立起的一块智能大屏幕吸引着不少入驻观看。

屏幕上实时滚动着有关村子的基础设施、人员组织、教育医疗等信息。“这是一张电子地图，犹如化屋村的‘电子名片’，展现别样村容村貌的同时，也有效地帮助政府加强对乡村的管理和服务。”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说。

近年来，毕节市积极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，着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，努力构筑治理“新局面”，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毕节市通过持续聚焦数字化治理、数字化服务、产业数字化，一方面不断加大智慧社区、智慧党建等数字应用整合力度，着力打通基层治理“最后一公里”；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、医疗、金融”等乡村便民惠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，力争“让群众少跑腿，让数据多跑路”。

目前，毕节市30户以上自然村寨基本实现4G网络全覆盖，累计建设5G基站1826个；并完成3658个村级电子政务外网点位建设，建成3235个“雪亮工程”村级平台，安装村社广播音柱和大喇叭3000余套，实现电子政务、实时监控、应急广播等功能延伸到村。

老台农来大陆当上了“新农人”

新华社厦门电(记者李慧颖)漳州大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唐维在漳浦种植蝴蝶兰，大陆电商市场的兴起，让这位20多年一直“埋头种花”的老台农也开始“抬头上网”，学起了网络直播。

12月10日，第十三届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——两岸特色乡镇交流对接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厦门举行。既是老台农又身兼福建省台胞科技特派员的张唐维，向与会的100多位台企台农代表、两岸

业界嘉宾介绍了自己的“新农人”转型之路。

张唐维说，过去蝴蝶兰主要作为年节礼品出口到欧美日韩市场，“年宵花”占市场的九成。近几年大陆电商网购市场扩增，蝴蝶兰的销售旺季不止于年节，“平时花”带动市场需求大幅增长，现在整个漳浦县蝴蝶兰年均产量达2000万株。

“台农们也纷纷拿起手机，玩直播、拍视频，跟上大陆互联网经济的步伐，这里的

内需市场非常广阔。”张唐维说。

“期盼两岸青年都能在这里寻一方田地，耕一寸梦土。”另一位台胞“新农人”代表、平潭爱玩客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智远，分享了台青团队在平潭参与乡村旅游开发、民宿专业运营和旅游产品设计的实践。

他说，希望能将福建乡村的机会与台湾年轻人分享，乡村振兴是两岸青年的共同责任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共

同参与的重要义务。

在此次论坛上，10对闽台农业企业达成合作协议，并上台签约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介绍，多年来福建坚持以惠促融，为台胞来闽投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政策保障，先后出台系列惠台利农专项政策。今年9月福建省出台“促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若干措施”，在深化产业融合等方面提出积极举措，持续提升台胞企业在闽发展信心。



在这里，骆驼为啥不跑运输



这是在新疆福海县喀拉玛盖镇拍摄的养殖户的骆驼(11月24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丁磊摄

新华社乌鲁木齐电(记者张晓龙、丁磊)人们为什么饲养骆驼？或许有人说：那当然是用来跑运输的。但在天山以北广大牧区，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把骆驼当作交通工具。在这里，骆驼不再跑运输。

入冬前，新疆牧民阿尔棍·阿勒甫斥资20万元，为46峰骆驼储备越冬口粮。这些骆驼全部圈养在他家后院干净的圈舍内，它们不用驮负重重的行李，更不用在荒滩戈壁四处觅食。

“46峰都是产奶母驼，一峰一天最多能产3公斤驼奶。”阿尔棍说。实际上，39

岁的他已是家乡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小有名气的骆驼养殖户，靠着出售驼奶年收入过百万。

2007年，新疆旺源生物科技集团在福海县成立，当地骆驼产业开始起步。企业从阿尔棍这样的牧民家收购驼奶，加工成多种驼奶制品，销售到国内外。

在企业开拓驼奶市场之前，骆驼仍是牧区交通工具之一，而驼奶只是小众食品。阿尔棍说，骆驼不像牛羊，产奶量小，牧民很少挤驼奶喝，而且驼奶容易发酵，只能做酸奶销售。

企业掌握驼奶加工工艺，但缺少足够奶源。牧民要么没有钱购买更多骆驼，要么担心驼奶卖不出去。为鼓励牧民养殖骆驼，企业决定为他们提供无息贷款，并和牧民签订驼奶收购协议。正是凭借企业贷款，原本在村里种植饲草料的阿尔棍和妻子，大胆走上了养驼之路。

有些牧民养殖骆驼的牧场地处偏远，企业就设置流动奶站，派冷鲜车上门收购驼奶。牧民挤奶耗时长，企业又研发专业挤奶器，提高挤奶效率。阿尔棍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参加企业组织的专业培训，学习如何精细化养殖、提高驼奶质量、确保卫生达标。企业还有年度考核指标，排名靠前的牧民将得到奖励——坐上飞机，去东部的大城市参观学习。

由于驼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良好，企业和牧民合作关系非常稳定。企业奶源部负责人介绍，为企业供奶的牧民已从福海县扩展到阿勒泰地区其他县市，总数已达5200户。与此同时，牧民也用诚信回报企业，许多牧民借贷款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，短短一两年后就悉数奉还。

除了圈舍里的母驼，阿尔棍还有200多峰大小骆驼放养在上百公里外的戈壁，他和妻子雇了5个人协助管理庞大的驼群。几年前，阿尔棍就给父母在县城里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楼房。前不久，他又在县城里买了面积更大的复式楼房，要把父母和妻儿都接过去。

据福海县政府介绍，当地正计划建立新的养殖基地，将全县骆驼总数从现在的2万多峰增加到5万峰，而企业也决定把产业链进一步延伸，开发与骆驼相关的奶皂、面膜、驼绒被、驼绒围巾等新产品。

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”。2000多年前，《诗经》中就表达了古人对幸福安康的向往。如今，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那些曾饱受饥贫的千年古村终于实现这个千年梦想。

娘娘滩村是黄河上唯一有人居住的孤岛，四周环水，出入行船。相传两千多年前，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太后曾到此地避难，故得“娘娘滩”之名。

50多年前，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纤夫村。纤夫是个靠弯腰拉船为生的职业，也曾是黄河沿岸贫穷的象征，被诗人吟唱为“拉不直的问号”。如今，步入晚年的最后一代黄河纤夫已告别贫困，在不远的新村过上小康生活。

71岁的李四憨回忆说，1982年，一场凌汛将岛上大多数房屋冲倒，村民不得不在政府帮扶下，搬到岸上重建家园。纤夫村就此告别纤夫生活，但贫困并未随之消失。晚年的李四憨患有关节炎，老伴儿一只眼睛看不见，日子过得十分艰辛，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2017年前，娘娘滩村还有21户贫困户，占全村人口的近三成。如今，得益于中国脱贫政策，这些村民都已摆脱贫困。李四憨和老伴儿享受低保、养老保险、光伏收益、残疾人生活补贴等，加起来每年有一万余元。

在山西大同浑源县神溪村，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良好生态已成为夯实小康路的强劲动力。

始建于北魏的柳公权静坐在村边，附近是4700余亩的国家湿地公园，吸引着八方来客。过去4年，当地政府先后投入千万元，让这个沉寂多年的千年古村重现振兴活力。

特色小吃凉粉成为村民致富的“香饽饽”。38岁的赵玲曾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一家4口全靠丈夫开大车拉煤生活。随着村里观光者增多，3年前她开始在街边卖凉粉，一年卖3个月增收3万元。

去年全村2000余人，人均纯收入达到10200元。”神溪村党支部书记杨晓国说。

长城脚下的娘子关村因相传唐代平阳公主率娘子军在此镇守而闻名。村庄依山而建，泉水环绕，旅游业比较发达。

2018年，娘子关村旅游收入突破2000万元。如今，全村500余名村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，人均年收入约1.8万元。2019年起，村民变股民，年底享有旅游收入分红，目前每人每年分1500元。

娘子关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宝说：“我们会继续做大旅游业，带动更多村民家门口就业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。”(记者吕梦琦、王学涛、高剑飞)

据新华社太原电

在这里，骆驼走丢了不用愁

新华社乌鲁木齐电(记者张钟凯、宿义、张研)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库鲁克塔格山下，一片戈壁滩上梭梭草、骆驼刺和柽柳丛生。这片土地看似荒凉，却是养骆驼的好地方。

两间平房和一个暖圈孤零零地坐落在戈壁滩上，那是博斯腾湖乡闹音呼都克村牧民巴都玛拉的家。巴都玛拉家族三代。

巴都玛拉过了40多年的半游牧生活：经常要骑着骆驼，驮着帐篷，驼群走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。一旦骆驼走丢，就意味着

着要进行一场“艰苦”的寻找。“经常得找两三天才能追上，还得挨一路饥渴，骆驼受不了，人受不了啊！”

2002年，巴都玛拉买了家里的第一辆摩托车，方便进出县城销售驼奶。三年后，他开始骑着摩托车放牧，告别了“骑骆驼找骆驼”的生活。

为了省心，巴都玛拉也曾雇人帮忙牧驼。但是戈壁滩上空旷荒凉，放骆驼和找骆驼极其枯燥，很少有人能受得住那种孤寂。

巴都玛拉的小儿子铁力木军是家里第

三代牧驼人。对于“85后”的铁力木军而言，“不能再这样每日辛苦找骆驼了”。2019年，铁力木军在电视上看到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放牧的新闻，他想到同样可以利用导航技术来按图索“驼”。

如今铁力木军和父亲一起放牧近500峰骆驼，但基本“在家就能干活”。4个北斗卫星导航项圈戴到4峰领头的骆驼脖子上，打开相关手机软件，就能实时看到驼群的位置和移动轨迹。

放牧近50年，巴都玛拉终于再也不用愁找骆驼了。

三间空瓦房如何“改”出1.6万元收入

安徽明光：稳妥推进“宅改”，唤醒“沉睡资源”

长王厚平说，自去年10月以来，该市稳妥推进“宅改”，坚持试点先行、全域并进，摸底数、做规划、建制度、破难题、确保权、颁铁证、促利用，努力盘活闲置资源、保障农民权益。

了解到，明光市提出六项“宅改”试点内容，分别是完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、探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机制、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、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、健全宅基地收益分配机制和健全宅基地审批监管机制。

“我们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乡村旅游、民宿经济，盘活闲置农房430间、宅基地622.5亩。”王厚平说，截至目前，发展乡村产业项目10个，涉及的村集体及农户年增收245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明光市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

作用，成立132个村级和1515个组级村民“宅改”理事会，选聘1264名“综治户长”担任宅基地协管员，实现建前选址、建时放线、建中巡查、建成验收“四到场”，从源头制止“未批先建、少批多建、批东建西”等行为。

“今年7月，我家领到了这个‘红本本’，用途、面积等写得清清楚楚，相当于让房屋、土地都有了‘身份证’。”张八岭镇张八岭村村民刘传霞指着手中的不动产权证书说，“有了这个‘红本本’，不用担心权属不清再发生纠纷了。”

确保颁证保权益，激活权能兴乡村。张八岭镇党委副书记陈福绪表示，截至目前，该镇已打证颁证5398本，颁证率91%。“明晰宅基地产权有利于对分散的土地进行规整、治理，实现土地资源规模

化、集约化、高效化利用，推动乡村振兴。”

在着力激活“沉睡资源”方面，明光市还支持人口少、占地大、设施差的村庄群众自愿腾退，采取整体搬迁、统规代建方式集中安置、统一配套，腾退集体建设用地811.2亩。

一些地方把“零碎资源”改造利用起来。“我们积极探索‘以改促融合，融合促改革’模式，努力盘活利用清理出的村庄闲置地。”在一块闲置地边，洞溪镇长崔艳说，通过打造“爱心农场”种植蔬菜和艾草1123亩，年收入147万元。

“宅改”试点给咱带来了实惠，我把家里的三间空瓦房租出去了，领到了1.6万多元租金。”洞溪镇鲁山村民胡元友说，“这几年，村里的产业慢慢做起来了，环境变好了，家门口修通了水泥路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！”